

……向祷告着的天空升起
烟与火的城，阵阵隐晦的闪电

名字与仪容，交替来自
孤绝的深处，用温柔的眼点
去擦亮一盏灯，一只手的沉思
静静讲述自己夤夜的影子

所有火一样流动着的
水一样飘漾着的
所爱者素裳与青丝的眷顾
眺望中所有他们的他们
一一怜恤着人心最脆弱的时辰
带给谁与谁一个原来的姿势

林和生 著

家园寻踪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林和生 著

家园寻踪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家园寻踪 / 林和生著.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220-09074-5

I. ①家… II. ①林…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3051号

家园寻踪

JIAYUANXUNZONG

林和生 著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版式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出版发行

网 址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照 排

印 刷

开 本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王智敏

解建华

杨 潮

蓝 海

李 建 孔凌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2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

(028) 86259459 86259455

(028) 86259524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146mm × 208mm

8.375

200千字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0-09074-5

20.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624

当我们行走的时候
心灵的感觉是在向着家走去

序

乡愁是一首诗，一首复调的诗：家园、异乡、天涯、故土、故人、客旅、断肠人、流浪、家、国、梦、爱恋、寻觅、盼、眺望、归宿……

不如归去！吾人一生吟哦乡愁之诗，伴着回家的脚步——家不是什么，然而，吾人身不由己，始终要寻觅；于是，家变成路；但是，路并不是家……

然而，路常常变成家，令人暗暗惬意，甚而自以为很忧伤：“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哪怕付出忧伤代价……快乐是永远的家！”

“除非是逃进了这个世界，否则怎么会如此兴高采烈？”——无家可归的卡夫卡如是说。

成都。宽窄巷子。酒足饭饱之余，游客们摩肩接踵，

拍照留影，忘记未来，消费昨天，流连忘返于人工的乡愁：照得见童年的水井，马厩，老屋灰瓦脊，土灶台，大立柜，座钟，马灯，“洋瓷盅”，老照片，手摇留声机，老式电话，电子管收音机，缝纫机，黑白电视机，偏三轮……

情系乡愁，我们都在路上。

不同的人，怀揣不同的希冀——或者——不同的欲望/恐惧，都在路上。

时代精神（Zeitgeist）在路上，忙于制造快感。

游客们在路上，分分秒秒，陶醉于消费快感。

在路上，爱上爱情的人，竟成落寞过客，“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

流浪者，爱上流浪本身，不是归人，是断肠人；断肠人的路成了家。

只是，路并不是家……

目 录

- 第一章 家园寻踪 001
- 第二章 乡愁年华 036
- 第三章 儿歌往事 071
- 第四章 老照片中的苦痛 081
- 第五章 岁月如画 089
- 第六章 时代与范型：乡愁的风度 102
- 第七章 魂兮归来哀江南 113
- 第八章 乡愁的偏锋：当代英雄 164
- 第九章 血肉模糊的亲情 195
- 第十章 大山顶的江流 234
- 后 记 262

第一章 家园寻踪

三棵树！要是没有你们，生命的隘口就将显得空漠吗？

问起“家园”，三言两语恐难澄清。现代生活越是浮躁不安，“回家”的愿望就越强烈。然而，正是现代生活方式，令“家园”越来越模糊，已然剪不断理还乱，遑论其历史演变和内在逻辑。

天空蓝得心痛
在幽邃的冥想中
融化，像一个名字
——《天空的深处》

柏拉图和基督教的“精神家园”

古希腊时期，柏拉图的哲学中存在着一个“理念世界”，它由各种精神事物组成，包括人、树木、形象、尺寸、颜色、比率、美、公理、善等等。在这些理念中，善是最高级的理念，是宇宙的起源和目的。在柏拉图看来，

你欲言又止
大河暮色，敲动
尘沙般的密语
霎现，又湮没
……

——《怀念》

“善”比“存在”崇高，他的宇宙是精神性的宇宙，并为合理性的意图所控制，相比之下，感官所觉察的存在（包括人自己的身体）则等而下之，它们只是理念的不完善的摹本。^①

如果我们把柏拉图的“理念世界”看作“家园”，它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系统表述的概念，由于“理念世界”是一个精神世界，这个“家园”是一处精神家园，“善”是这个家园的最高境界。

柏拉图不仅是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也是第一位爱情哲学家，他直截了当地把理念哲学用于爱情哲学：身体是“物质存在”，是“理念”的不完善的摹本，也是通向“善”的障碍，因而，要追求“善”，就要超越身体。最高境界的爱是对一个美丽身体的审视，是对一个实质形式的向往，是一种眺望、一种出神的观照，而不是占有。柏拉图并不否定普通人的爱：男女相互渴慕身体之美，进而交合、孕育、繁衍。普通人的爱是一种神圣之爱，但不是最高级、最神圣的爱，后者不是双方身体的相互渴慕和占有，而是两个灵魂相互审视、出神观照，进而交合、孕育出不朽的思想和情感，产生知识和美德，养成对美、正义和善的尊重。

这就是所谓的“柏拉图式爱情”，古往今来的美好情

^① 可参见A. E. 泰勒：《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谢随知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05页~410页。

记忆挣脱往事
如起伏的胴体
——《闪电的客厅》

爱中都有它的影子，虽然它难实现、可商榷、可质疑，但的确是一切纯正爱情的要素，使得爱情成为通向“精神家园”的里程式的驿站。

一个人如果随着向导，学习爱情的深密教义，顺着正确次序，逐一观照个别的美的事物，直到对爱情学问登峰造极了，他就会突然看见一种奇妙无比的美。他以往的一切辛苦探求都是为着这个最终目的。这种美是永恒的……一切美的事物都以它为源泉，有了它那一切美的事物才成其为美……这种美本身的观照是一个最值得过的生活境界……^①

这一段话表明，精神家园的最高境界不仅包括善，也包括美，包括一切表现美的文学艺术。正如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所说：“美高于现实。”“诗比历史更真实。”

我们看到，古希腊文明不仅开启了欧洲古典和现代文明的先河，也开启了人类的家园意识。古希腊之后不久兴起的基督教，其教义即深刻体现了柏拉图式的家园意识。基督教也像柏拉图一样视“善”为最高境界，并因此否定

从褐壤深处
轻轻地破裂
来自她潮湿的夜
……
——《小园夜事》

^① 柏拉图：《会饮篇》，转引自于斯曼，《美学》，栾栋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3页。

此岸，渴望彼岸，即“精神家园”。而且，基督教通向彼岸的津梁不是人之爱而是神之爱，这也跟柏拉图否定肉身如出一辙。《圣经》中一段话对此作了精彩描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上帝被称为他们的上帝，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①随着基督教的兴起和盛大，欧洲进入了漫长的中世纪，其间，彼岸世界压倒一切，此岸世界则备受否定，人们甚至被要求把“一向尊敬的山、泉、湖沼、树林、森林看成为恶魔所造”^②。那是“一个把一切甜蜜的可爱的东西都当作妖魔来加以咒骂的时代”，诗人海涅写道：“甚而连一只夜莺也要遭受诬陷，当它歌唱时，人们便在自己身上画十字……[当时的]基督徒就这样战战兢兢，闭目塞听，活像一个抽象的阴魂，漫游在鲜花盛开的大自然中。”^③

①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② 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92页。

③ 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海安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19页。

道成肉身或言成肉身：“精神家园”的生长

用现代人的话说，中世纪的人性遭受过分压抑，“精神家园”有失平衡，这种现象随着文艺复兴时代的到来很快结束了。文艺复兴是一次“拨乱反正”，久遭压抑的人性迅速觉醒。到13世纪末，意大利到处都能见到富有个性的人物，但丁、佩脱拉克、薄伽丘等划时代诗人即是典型代表。到14世纪末，人性的解放几乎完全冲破各种传统习惯，显示个性成为理所当然。例如到1390年，时装对于佛罗伦萨人已极为平常，各人爱穿什么就穿什么。人们敢爱敢恨，挥洒个性，创造发明，追逐财富，发现新大陆，征服殖民地，侵略掠夺，为非作歹，杀人越货。与此同时，自然之美也开天辟地出现在天才的诗人们笔下，尤其但丁，他用有力的诗句唤醒人们，让他们感受到“清晨的新鲜空气和远洋上颤动着的光辉”——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因为在但丁之前，没有人会为了一种抽象的“美”而攀登高峰，而但丁，“他可能只是为了远眺景色而攀登高峰——自古以来，他或许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①

然而严格说来，但丁或文艺复兴时代的其他人登上高峰，其实质并不是为了远眺景色，而是为了投射（projecting）景色——为了把内心的“精神家园”投射到

妈妈！……我刚才
看见天老爷的血了
一片一片，从天上
飞下来，一片一片
在琴声中飘呀飘的
……轻轻落到
你的音乐家的肩上
——《雕塑，或者桃树》

春天带花流浪
点燃日月星辰
海的异乡
忽明忽暗
——《海的异乡》

^① 以上参见《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二篇第一章，第六篇第一章，第四篇第三、四章等处。

于是落叶弹响
叮叮咚咚的音符
在你秀发的大河上
翩跹摇曳
再轻轻地
轻轻地落下……

——《大河上》

身外。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仔细思量，自然之美的确属于“精神家园”的范畴。因为，如果纯粹就大自然本身而言，无论通过柏拉图哲学的眼光，或中世纪基督教的眼光，抑或文艺复兴的眼光，所看到的本质上都是同一对象。同一对象之所以呈现不同的现象，乃是由于眼光的不同、精神的不同，这就是佛家所谓的境由心生。内在的精神不同，向外投射的内容也不同。不同的眼光，看到不同的“大自然”。正如“超验主义者”爱默生所说：

……在这片宁静的风景中，尤其是在远处
的地平线上，人看到了某种与他自己的本性一样美丽的东西。田野和树林给予人的最大的快意要数它们向我们显示的人与植物之间那种玄奥的关系……这风中招摇的树林给予我的感受就类似于我在这个时候的心情。

可以肯定，令人产生这种快乐的力量不在自然当中，而在人身上，或者说，在于二者的和谐之中。^①

这是“精神家园”含义的一个重要演变。

可以这样说，文艺复兴扩大了“精神家园”的内涵。

^① 爱默生：《自然沉思录》，博凡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6~7页。

从文艺复兴开始，“精神家园”就不仅包括柏拉图哲学和基督教的彼岸（如善之美、天国之美），也包括了各种此岸美好事物（如大自然之美）。

文艺复兴从人性出发“整合”此岸和彼岸，使之统一于同一个“精神家园”。有趣的是，到17世纪，斯宾诺莎又从神性出发完成了一次对称的整合。斯宾诺莎提出著名的泛神论，把上帝等同于“化育万物的自然”（nature begetting）：“我认为上帝是一切事物内在的、而不是外部的原因……万物皆在上帝中，一切都在上帝中生存和移动。”^①他还从另一个方向加以补充：“他〔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也就是万物都容纳他。”^②他进一步阐释说：**最大的善，就是认识到心物合一。**^③这等于是说，在“精神家园”与世界万物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一体性。

斯宾诺莎泛神论是文艺复兴的结果，也是启蒙运动和浪漫诗化哲学的要素，对近现代思想感情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他之后，具有泛神论性质的“精神家园”意识深入人心。

受这一意识浸染，卢梭用优美的散文写道：“被春天唤醒的大地，身着婚礼长裙，在江河的奔流、百鸟的啼啭

大山在深邃的星空
几乎染蓝了月华
……在黑暗中
飘行，轻盈

——《飘行的家园》

^① 斯宾诺莎：《伦理学》；转引自威尔·杜兰特：《探索的思想》，朱安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上卷，第181页。

^② 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99页。

^③ 斯宾诺莎：《知性改进论》；转引自《探索的思想》，上卷，第174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远方大河奔流
在黑暗中沉想

——（意象）

中，展现给人类一幅充满生机、福泽和妩媚的图景，这是人的心目永远不会厌倦的唯一图景。一个喜欢静观和沉思的人，心灵越是敏感，就越容易在这种和谐使他产生的欣喜中陶醉。一种甜蜜而深邃的幻想便会攫住他的感官，他就会带着韵味无穷的迷醉消融在他自觉与之浑然一体的这个广袤而美丽的大自然中。于是，一切个别物体他都看不见了，他所看见的、感受到的无一不在整体之中。”^①

紧随卢梭之后，康德表述了一句著名的短语：“头上的星空和胸中的道德律。”威廉·布莱克则写出这样的诗句：“从一粒砂子看世界/从一朵野花见天堂。”到了“超验主义者”爱默生，这样一种泛神论的“精神家园”进一步得到“超验性”的发展。

在《自然沉思录》一书中，爱默生探讨了“精神家园”及其“超验性”。他认为，“自然”一词有两种定义：第一，从哲学上说，宇宙是由自然和灵魂两部分构成，这就意味着所有人的肉体都应划入“自然”的范围。第二，在普通意义上，自然是指未被人改变其本质特征的事物，如空间、空气、河流、植物等等。在这两种定义的基础上他谈到人工：“而人工则是由人的意志与自然事物的汇合而成”，这种合成表现为一座房子、一条运河、一件艺术作品等等。“世界给人的影响广大而深远，人对自

^① 卢梭：《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张驰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05页。

然的改变毕竟微乎其微。所以我仍可以把人改造过的自然称作‘自然’。”^①这就是说，“精神家园”，不仅包括“化育万物的自然”（nature begetting），而且包括“被化育的自然万物”（nature begotten），最后还包括所谓“人工的自然”^②。

爱默生完全可以被看作是“后斯宾诺莎”意义上的柏拉图主义者和基督教徒，他的确比斯宾诺莎走得远：

昼与夜，河流与风暴，走兽与飞禽，酸与碱都预先存在于上帝心中的必然性理念中。它们先在精神的世界里生长，然后才成为它们现在的样子。任何一个物质事实都是精神的结局或最终形态。有形的世界是无形的世界的目的或归宿。^③

作为“后斯宾诺莎”意义上的柏拉图主义者和基督教徒，爱默生用美丽和虔诚得令人心痛的语言，向人们谈起他心目中的自然：

竹枝和林莽
甚至风暴
甚至大海或星空
都在他手上

——《大师》

……有人甚至会觉得，造物主之所以让那空气是透明的，就是为了让看到那天体显示出来

① 《自然沉思录》，第2~3页。当然，事情到今天，性质已然不同。

② 关于所谓“人工的自然”，可进一步参见赫伯特·A·西蒙，《人工科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

③ 《自然沉思录》，第27~28页。

阳光的风铃摇曳
从黑土深处喧哗
升腾……
邂逅怒放的苍穹
重返梦一般的大地

——《树影》

的亘古不变的崇高气象。当我们在城市的街道看到它们的时候，这些星星是何等的壮观！如果这些星星在一千年中只出现一个夜晚，人们也将会怎样崇敬它们、景仰它们！对那曾经显现过的上帝之城的记忆将留传多少世代！但作为本然之美的使者，这些作为宇宙向我们发出的意味深长的微笑的星光，竟然在每一个晚上都向我们闪耀。

星星能唤起人的一种独特的崇敬感，因为虽然它们总是可望的，却又是难及的；当人面对自然而全然敞开心扉时，所有的自然之物都给人以相似的印象。自然永远是恢宏大度的，不曾带有卑琐的外观。最聪明的人也不能追究出它的秘密，而且即使他发现自然的所有的完美，他也不会丧失对自然的好奇……一朵又一朵的花，众多的动物，还有那群山，都映现出他在最好时光发挥出来的聪明才智，就像它们曾使他纯朴的童心无限欣喜一样。

……如果一个人是挚爱自然的，那么他的内在感官与外在感官就总是息息相通的……他与苍天和大地的神交成为他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①

^① 《自然沉思录》，第4~5页。